好在我已经以林莉的身份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平坦的下体并没有给我造成到少困扰，只可惜娜塔丽依旧忠实的执行着她的诺言，即便我进了隔间，她亦跟了进来。' B; o3 t" @" i\* ?& i7 b! b  
  
本想把娜塔丽推走，可是折腾两下，身上这套公主群怎么也弄不利索，娜塔丽摆出一付就知道是这样的表情，过来帮我。  
/ W4 t9 Z7 n$ G$ B# ?$ l  ]% e# s  
穿着这件经典的公主群如厕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，就这根据娜塔丽所说，还是现代简化过的版本，要放以前，那些王女公主什么的，为了避免如厕的尴尬，在穿上礼裙之后基本都只敢少少的喝些清水，又或者随身带着专门为卫生补妆准备的女仆之类。0 N8 Y8 T% Q( t5 [" N; l( j9 i  
$ @& c$ ?: r+ s5 ]  
好吧，我算是知道为什么撒克逊贵族都要用束腰之类的了，整天为了减少如厕不愿意吃喝，不收着点腰，一天天的下来怎么可能吃得消。" k. U; u7 y2 |% \3 H5 c. w  
  
「Natalie~」外面有人唤她：「Duke George is calling you。（乔治公爵在传唤你。）」  
6 V# v3 k; d+ m/ i1 N) \& h  
「But。。」娜塔丽心生疑惑。\* N/ U4 h: S& S0 E! [3 P  
" M# [9 y8 U\* l5 t& m+ B% w  
「Now ，something emergency。（现在，很重要的事情，）」外面那人再次催促。( D) T4 c) |; Q! {/ d2 n  
3 k' e7 }2 S6 s' M9 C  
娜塔丽无奈，吩咐我说在这里等她回来，不许乱走之类的，跟着唤她的人去了。0 n2 O$ F; Q- c2 w+ c  
\* F; ^' H1 u' Q# `# z7 C  
好吧，衣服脱到一半，我按照娜塔丽仓促之间教我的方法，把裙摆拢作一团抱在手里，幸亏这个卫生间足够大，卫生状况也足够好，空气里甚至还泛着淡淡的香气，我这才慢慢蹲坐了下去。/ Q# E5 i6 z9 w4 J\* N  
; |  n3 t( k4 S3 C  
恰在这时，我忽然听到有人敲了敲隔间的门：「林立？」是个男声，声音很低，搞的就像是地下党接头。  
% I9 z- G7 e# \_8 Q. T+ s+ J2 V; I, |  
此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听这声音也觉得有些熟悉，而且我只是被这群乔治公爵的人称呼作丽安娜，思来想去也想不起来，在知道我本名的人里面，谁能有资格来参加这样的酒会。  
  
也不管是谁了，但凡知道我的本名，那么该当不会是来害我的，我便也学着门外那人的语气，低声回应道：「我是林立，你是谁？不过要等等，我现在不方便，不过一会就好。」  
8 x# b7 o  z8 p; D  
来人确定了我的身份，反锁的门锁没有能坚持哪怕一秒钟，大门被粗暴的拉开，威廉一脸冷漠的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  
6 S0 |" @; \/ r" ~9 A/ F  
「怎么是你啊？」我狐疑的问，现在我刚扯掉内裤坐下，实在不方便，便带着怨气说道：「你干什么，说了等一会，我现在不方便，快出去。」从威廉的表情里我隐约察觉到不对，只是他进来之后并没有其他出格的动作，我一时猜不透他来这里的真实目的，骗走了娜塔丽，单独来女厕所见我，想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可是我现在的状态实在太过尴尬，便示意让他先出去。  
$ g. M0 K& x# M8 i5 f  
「唉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穿上衣服就出来。」看威廉没有挪窝的意思，我察觉到不对，略微抬高了声音质问：「请你出去，不然我叫人了。」; x! s/ [- G- m- K3 l2 \  
  
「公爵大人和你说了什么没有？告诉我。」从威廉的语气里我甚至听出了一丝疯狂以及一丝绝望。  
  
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」威廉的表现实在过于反常，此时的我已经带上了十足的警惕意味：「再说一遍，想问什么事情，等我穿上衣服出去后再说，你钻到女厕所里问这些有的没得，到底想干什么？」  
  
「公爵到底和你说了些什么？为什么那块牌子还在你身上？」威廉扑了上来，死死的按住了我的双肩，面对面的，几乎和我贴到一处，他疯狂的眼神把我吓的不轻。  
. T8 P" M" @0 W6 \_- }2 F. [. G1 B  
威廉的大手从我的衬裙开口伸了进去，滑过了软嫩的乳肉，捏住了粉嫩的樱桃带着挑衅的意味说道：「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给你换张脸吗？」  
& C  J) R+ a  p( p! \3 g  w  
樱桃上传来的触电感觉是如此的敏感，随着威廉的温柔揉捏，快感似水流一般溢过全身，已经有多久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了？我不记得了。这种被男人抚摸的快感和自渎是完全不同的感受，显然威廉是一个调情的高手，反复的挤压揉捏，我甚至不能拒绝被威廉恶心的舌头舔过脸颊，反而像配合他一般，不自觉的发出了令人羞愧的呻吟。4 v$ f  [, j. o; I- C, H6 p  
  
「不要，你不要这样，请你马上离开。」我低声反驳着。  
7 N; H. p8 P" F\* V. q; s$ u5 [' Y1 N  
「这对肥美的奶子，爽不爽？记住，这是我给你的。」威廉又恶心的舔了一口，甚至吻过了我的眼角，单手也配合着他的动作，趁着我闭目销魂的一刻，突然发力，在樱桃上重重一捏。  
, c6 A1 I\* f- x/ T  
「啊。」重捏之下，胸前传来的刺激是如此的猛烈，我大声喊了出来。/ Y# T- O$ k' X+ V1 M. x1 D- ]\* X  
1 h5 \_) D; @+ W8 V$ P  
「告诉我，为什么公爵没有把这块玉牌收走，反而任由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戴着？告诉我，我会给你快乐。」威廉再次质问，然后再次威胁：「告诉我，不然我敢说，今天是你最后一次知道快感的滋味。」; Q! g0 [# K& e. J  
  
「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哦，不要停。恩，不要，不要停。」我此时已经被胸前的快感淹没，根本没有余力来思索他这句话的具体含义，顺应着本能含糊回答。% I4 u  q- L3 g  
3 T; C8 y\* b- H: @4 ?  
兹啦，昂贵的公主裙在威廉手里没有坚持过一个回合，就像粗暴的打开包装一样，布料被撕开，上身如礼物一般呈现在了威廉面前。即便空气有些阴冷，此时我情欲被完全挑逗了出来，非但没有感受到冷，反而无比享受这种身体被动暴露的感觉。) G4 p) M8 \" \_/ K' {8 r! {  
  
「哼，果然和我设想的一样。」威廉看着我裸露的上身，再看我几乎魔症的表情，若有所思。# C" o5 p: D: \; K: [, P  
; P; f  i; ~$ t; F5 |. \  
「什么？什么一样。这不重要，不要停，唔，不要停。」随着威廉的双手离开，我的快感来源也消失了，我双目迷离，像一个荡妇一般渴求着爱抚，甚至大大的岔开双腿，渴求着男人的宠幸。' \! ^2 m0 [' I5 }( y: G" U$ C2 E  
  
「在疗养仓里这么长时间都没能消除吗？这个妮妮有点本事的。」威廉说着我听不懂的话，单手自脸颊向下，拂过敏感的脖子，在乳肉上逗留片刻，再次向下，我不满的扭扭身子，丰满的乳肉主动向他蹭了过去。\* j  ~' p0 m2 |  
  
男人没有理会我的投怀送抱，细长的手指继续向下，直到停在了小腹位置：「如果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说？哼，果不其然，好你个妮妮。」随着男人的手指在我肚脐处转着圈，一道粉色的纹身慢慢充血，不消半刻，本该在换皮手术中被剥去的蝴蝶状纹身再次显现。  
0 O' w. k5 K0 ^2 t  
「你本该是我最完美的作品，可是现在却因为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让我最完美的作品出现了瑕疵，所以，你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。」威廉再次变的癫狂，在我小腹的纹身上拂过一圈，而后毫不迟疑的双手掐上了我的脖子。  
2 y0 q, p  q/ G" [  [+ ]/ h" }  
他掐的是那般的紧，完全是奔着掐死我的目的来做的。我本该感到恐惧，可是由于窒息，脑部缺氧，我竟然感受到了一种诡异的快感，反而双手紧紧的抱住了他：「哦，请温柔一些，让我享受这种绝妙的快感。」, \_9 g( t3 \_0 {+ D, C  
  
「疯子，他妈的疯子，我掐死你。都是因为你，都是你，你这个失败品。」威廉的面孔逐渐变的狰狞，和我飘忽享受的面孔形成了极大反差。  
  
哦，我这是到了天堂吗？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一束光，那束光是那么的刺眼，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来避开它。缺氧导致的快感逐渐消退，双臂无力的垂软下来，我就要死了吗？下辈子，请允许我不要忘记这次触及灵魂的愉悦快感。! P; R0 m3 J. u0 T  M3 j6 Y' S  
% h& k- P# p7 G3 h# E  
「嗯哼，if you will excuse me，gentleman，sorry to bother you。（打扰你一下，这位先，很抱歉打扰你）」就在我享受窒息快感的余韵之时，一个优雅但是同时带着怒意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5 U  E% v3 \\* k2 w  
/ j& O6 W$ Q- e# l( W  
听到这些，威廉楞了一下，随后更加疯狂的掐住了我：「i'm gona kill you，bitch。（我要杀了你，婊子。）」  
  
「Stop。」娜塔丽得了授意，大喝一句，在胳膊上一扯，掐着我的手顿时就软了下去。  
$ N\* u3 m& V! L1 y  
得益于娜塔丽和乔治公爵的及时赶到，我侥幸从威廉的魔掌里活了下来，新鲜的空气重新涌入肺部，我剧烈的咳嗽了起来，同时被快感淹没的脑子依旧模糊，下意识的牵住了威廉的手：「继续，请温柔的掐死我吧，赐予我永恒的快乐。」0 c7 Z- {' h# [+ D  
  
「哦？堕欲纹？」乔治公爵眯着眼，看着我小腹上的淫纹，若有所思：「沈星宇，你给我带来了太多的麻烦了，这种东西我准许你使用了吗？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可以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」  
+ Z% B+ d/ I1 r5 B; x, q# U  
「Master，怎么处理他？」娜塔丽稳住了威廉，一脸恭顺。  
$ S8 j9 A' m8 B% N+ D, J4 v7 ^& ?  
老卢克作为管家，早就在门外候着了，不过碍于贵族的傲气，没有进女厕所，此时乔治公爵不耐的挥挥手，老卢克即便再不耐，也只能闭着眼睛走了进来，在娜塔丽的帮助下架住了威廉，退了出去。; A: Z4 Y: ]) W  n. d: m% H0 f  
  
「Let me explain， father。（请听我的解释。）」威廉大声喊怨，可惜老卢克何其忠诚，也不知他的力气怎么那般大，直接把威廉给架着走远。  
9 ]6 [2 z) A+ L% G9 J; I  
对于我来说，这场酒会已经结束了，此时我的脑子完全被情欲占据，甚至因为闻到了乔治公爵身上的男性味道，像一只发情的母狗一般迷糊着向他爬去。  
  
「把他带回去吧，安置好，今天不要再让他接触到男人。」乔治公爵淡淡的命令，一脸鄙夷的避开了我的索求，他是今天晚上酒会的组织者，不适宜在这里耽搁太久。  
( L( z1 j& C6 e5 j  
（抱歉，根据我的设定，上过主角的都的领便当，而威廉后面还有用，所以这次就这样吧。这是给我不写肉戏的狡辩之词，嘻嘻。另外，是不是可以卡个BUG，想让谁便当，就让谁和主角上个床什么的。）2 R+ d! }$ k2 E1 j" E6 y0 a  
  
几个小时之后，我的神志终于重新恢复清醒，当然，这都是娜塔丽给我喂了不知名饮料的原因。娜塔丽在偌大房间的偏房睡了，偏房的门大开着，毫不怀疑，但凡我这里有一点大的响动娜塔丽立刻就能知晓。2 c' ~3 S) o5 t7 Q- p0 P$ w  
  
脑子有点疼，我疯狂的摇头，刚刚在卫生间的经历如实涌现在了脑海里，这时，我特别的憎恨自己有一双过目不忘的眼睛。「那块纹身是妮妮给我留下的东西，原来是叫堕欲纹吗？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难道我发情之后就会完全不受控制，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吗？」我撩起睡裙，此时小腹处光滑细嫩，看不出一丝有纹身的样子。  
  
「等下，这东西沈星宇知道？为什么乔治公爵也知道？」我的脑子更疼了。; e3 V! z( n1 |! {3 W  
1 m$ d9 u% Z# B! y- Y, t  
残月，北风，一股清冷之意在屋内蔓延开来。  
  
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，直到我被一股直击心灵的祈祷惊醒：「Holy Mother Lance，You shall Lead my path。（神圣的母神兰斯，您引导着我的道路。）」接着就感觉到脸上溅上了水滴，几有连绵不绝之意。  
  
突如其来的冒犯让我睁开疲惫的双眼，只见一个褐衣褐袍的男人站在床边，即便是在房间里依旧戴着兜帽，面孔深深的隐藏在兜帽后面，一手拿着一本厚厚的古书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不时从一旁的所谓圣水壶里取水在我脸上洒着。1 ~; y9 p" m6 ?( b& M9 H% y  
  
「Damn Eric，girl's room please。」（艾瑞克，这里是女孩的房间。）娜塔丽也被惊醒，衣衫不整的，一边起身，一边不满的大声呵斥。  
) d1 c& q$ h4 I+ l: G: ?  
「By Mother Lance's name，By holy Moonlight，you shall go！」（以母神兰斯之名，在神圣的月光之下，退散吧，邪魔。）艾瑞克压根没有理会娜塔丽的责备，依旧不紧不慢的施咒，直到再一次被所谓的圣水洒到脑门上，我这时才反应过来这个奇怪的祭祀在做什么，考虑到他的身份，我拒绝道：「Stop，please。」  
% X& @! r5 o0 s5 }7 r( ?  
与此同时，窗外升到最高点的月亮似乎无来由的闪耀了一下。$ e) c\* v4 g/ d3 k, I\* p  
  
「Eric，stop right there，or i'll call master Geroge。」（艾瑞克，在哪里停下，否则我就通知乔治老爷了。）娜塔丽简单着装，来到兜帽男身后，一点不带迟疑的给了他一个脑瓜崩。  
/ }+ ]0 W2 n: i" }5 z/ \  
「你最好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女生的闺房你说进就进的？而且还在别人睡着的时候做这么奇怪的事情？」娜塔丽气不过去，再次给了他一个脑瓜崩：「好了，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，祈福事情，你应该在教堂里面做。」6 S0 V' N\* s( M9 E  c  
/ M6 {: r8 E3 Y% E  
「Yse，let's go。」艾瑞克听之大喜，丝毫不顾我的不情愿，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。# F% Q, I$ B, P" m  
" N# l  a- a( t& b7 {  
我只能用求助的眼神向娜塔丽示意，开心的看到她拦住了艾瑞克，只不过她接下来的动作直接给我泼了凉水：「至少让她穿上衣服！」从衣橱里翻了一遍，给我挑了一套厚厚的长裙：「快去快回，不要让他冻着了。」) r1 Z& o# k' h# Q" \4 w\* U  
( T0 I% I, \8 c2 ]# U+ g: H  
「这人谁啊，他这是在做什么？驱邪吗？」好在娜塔丽依旧和我寸步不离，这至少让我有了些许慰藉，艾瑞克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和娜塔丽咬耳朵。  
' ^7 p! V% B' P4 N  
娜塔丽没有回我，只是带着虔诚的语气说：「艾瑞克是母神兰斯最虔诚的祭祀，他是专程过来为你祈福的，本来按照行程该明天才到，只不过没想到他早到了一天，跟着走吧，就到教堂走祈祷一下，很快就行了。」  
, L+ c/ p; U( @2 d2 T' o2 I3 r( a- b  
「母神兰斯？没听说过这个什么神祇啊，不能是什么邪教吧。」我机械的跟着慢走，心一直端着，越发没底。: ?7 Q, p$ T4 f- [' g% {2 g3 b  
4 A! \_( V/ \% f; k  
走过了宴请宾客的花园，转过一个拐角，面前是一个突兀的小小教堂，没来由的，月光黯淡了些许，我心底的不安此时达到了顶峰：「不要，我不要进去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我不要进去。」我扯住了娜塔丽的手，几乎已经带上了哭腔。  
  
「You shall go。」走在前面的艾瑞克明显听到了我的哭腔，转过来拿法杖指着我的额头，一声爆喝。  
\* c, w2 q5 l  i, j- K! j  
说来也奇怪，在他的爆喝之后，我不安的情绪竟然真的恢复了些许，眼前的教堂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了，只不过双脚还是发软，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阻止我进入那座教堂。  
: L2 d, R. x; F) E: {7 W  
「what？」娜塔丽也摆出了警戒姿态，一脸凝重。  
  
艾瑞克指着我胸前挂着的玉牌，第一次摘下了兜帽，他是一个光头，看起来垂垂老矣，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太多的印记：「give me that。」艾瑞克的语气已经不能用凝重来形容了，几乎是如临大敌的姿态。  
  
「不行。」我记得娜塔丽对我说过的话，死死的护住了胸前玉牌，我不能失去它，失去它我就没命了。  
  
「Thou shall 」艾瑞克压低了口气「give me」语调逐渐高昂，月光闪耀「that！」如天边爆喝，晴朗的夜空传来一阵雷鸣，直接把我吼的懵了，娜塔丽见状，从我的脖子上结下玉牌，递到艾瑞克手里。. {0 x) N3 u4 G2 T, k" d. S$ ^  
  
玉牌离体，那种恶心执着的心态几乎立刻消失，我迷糊着问：「这玩意这么邪门？」  
  
双腿恢复了力气，我终于走进了那座小小的教堂，这是一个及其简陋的教堂，没有雕塑，没有华丽的装饰，只有几把椅子，一张大大的油画挂在主位，月光透过五彩的琉璃，把油画上的美女骑士像照的栩栩如生。  
  
根据艾瑞克的指示，我走到油画面前站定，他托着玉牌，示意我把手也放上去，短暂的踌躇之后，在娜塔丽鼓励的眼神之下，我颤抖着把手放了上去。  
  
艾瑞克低声念叨着什么，语速太快，我实在是听不清，微闭上眼，只听到两个声音在脑子里响了起来，它们是如此的繁杂吵闹，我不由得捂住了脑袋，痛苦的呻吟起来。  
, j: Z% Q( b. B( |" c6 f4 T9 R  
「吾乃林虹渠，尔等宵小岂敢在我面前乱吠。」  
0 i/ B" X$ R3 n- y\* k  
「你，该死。他们，不杀，我，杀。他们，忍，我，不忍。」与此同时，月光动荡，阴影变化，油画上的美女骑士几变成了怒目之姿。1 J% h( ~2 I: ?# `7 |  
. K8 B: H7 ^+ R# S9 Q% A! z' |  
（这种超自然现象是真的，而且根据设定我可以解释的非常清楚，猜一猜原理，猜到的有奖励。）  
  
「杀。」声音尖锐，乃是女声。3 i- e( @$ ^7 M2 L+ o  
  
「谁敢杀我。」声音浑厚，乃是男声。; g. M. m$ N# T4 z) {2 M( K: y; H( p  
  
我不停的切换声线重复着，直到最后瘫软在地，口吐白沫。看到我的状态，艾瑞克的咒语越发急迫，最后归于平淡，油画上突兀的出现了两道裂纹，浑似美女落泪。  
  
「Mother Lance。No。」（母神兰斯，不。）艾瑞克敏锐的发现了油画的变化，撕心裂肺的叫喊道：「Show me your Power。」（展示您的神迹吧。）+ g9 z# P4 ~, L, |+ T  
  
只可惜，除了躺在地上抽搐的我，教堂里再没有了其他异像。  
/ B) M  i2 e' C3 ]8 \0 m  
撒克逊人对玉器没有多少了解，故而未曾发现，玉牌里面同时出现了两道裂纹，和油画上的裂纹近乎一致。  
  
在艾瑞克的施法之下，付出了在油画上两道裂纹的代价，玉牌里面的诡异事件被暂时压制了下去，即便我再次戴上玉牌，也再没有出现来之前腿软恐惧的现象。看来这个撒克逊祭祀还真的有些道行，在娜塔丽的推拿之下，我很快就恢复了，对苍老的艾瑞克赞不绝口。  
2 w# q6 L8 p, `  W$ }  
「娜塔丽，带丽安娜小姐回去吧，我要向母神兰斯祈祷了。」艾瑞克真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，在把我整的口吐白沫之后，竟然没有一丝愧疚的意思。  
  
听到艾瑞克的话，娜塔丽不可思议的抬起头，艾瑞克点点头：「是的，请你带丽安娜女士回去，我支持你们的做法了。」  
2 D: [: M" K/ j. U2 f: Y  
「哦不，我本以为。。。」娜塔丽顿了一下，没有继续，直接道谢道：「谢谢，我立刻去告知乔治老爷。」娜塔丽无比兴奋，牵着我疾步而走。: C& ?1 O: U1 x) U  
  
「什么意思？」  
+ j2 {; C/ O( V: \_! y4 A/ V  
「得到艾瑞克的认可，亦表示得到了母神兰斯的认可，从今往后，凡母神兰斯月光闪耀之处，你便是丽安娜，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将被消灭，记住，是任何，包括你自己发出的声音。」5 l3 C6 k. n' b\* r+ ~8 v  
  
我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事情，明明是被抓来做人质的，结果不仅好吃好喝的供着，甚至还给人质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的地位，他妈的，这帮撒克逊人的脑回路和我们差距这么大的吗？这就是金钱的力量，可以这么造的？9 |; t) c7 ^- M( ]) S  
  
二十四小时之内我经历了从上京飞到沪埠，林立到丽安娜，酒会，厕所濒死等如此多的事情，要知道，我还是一个刚刚从疗养仓里清醒过来的人，身体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再次回到房间，我几乎沾枕头就沉睡过去。) C# s# [/ s\* z8 m  
  
「我亲爱的丽安娜女士，睡懒觉可不是一位贵族小姐该有的美德。」日上三杆，老卢克推着造餐车来到了我的床前，清脆的餐铃唤醒了我，看到我睡眼蒙胧的状态，又笑着说：「不过考虑到您重伤刚愈，稍微懈怠一些也并不是无法接受的事情。在崭新的一天，我为您准备了牛奶和鲜果布丁，都是老卢克亲手做的，希望您能喜欢。悄悄说一句，这都是乔治老爷的意思，您千万不要把功劳放在老卢克的头上。」  
3 b" F1 q5 [- f) u  
「娜塔丽~」毫无疑问，作为一个管家，卢克十分合格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就显得过于严格了，在唤女儿的时候，他拉了长音：「作为丽安娜小姐的贴身女仆，你应该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作为李顿家族未来的女管家，你不觉得自己现在过于散漫了吗？」  
  
「是，父亲。」娜塔丽恭顺的弯腰。岂料老卢克一身咳嗽，只能立刻改口：「是，尊敬的管家大人。」老卢克依旧不满，直到娜塔丽过来取了布丁，拿了小勺给准备喂我，老卢克这在满意的点头：「为李顿家族服务，是帕克家永远的义务。」  
" [" O! M; Y) Z! h, G# I  
「But，可是。」娜塔丽面露难色。. K( Y5 P( h% x" U  
  
「嗯嗯，dare you say that。」（你说那句话试试。）老卢克推着餐车走了，还莫名其妙的发了一顿火。9 t; T; t\* l# R# C% I0 g! H/ Y  
\* [, i$ `5 P/ v4 V  
「亲爱的丽安娜女士，请您用餐。」在老卢克发火之后，娜塔丽恭顺了许多，连正脸都不敢看我，用小勺一小块一小块的挖了布丁喂我。3 o- Z2 f1 G9 x  
! G% C3 B$ }& k- K0 v1 d$ w, ?6 n  
「你不必这样的。」我愧疚着安慰：「我不过是个冒牌货。」' b- g) {6 b1 q5 c3 \% `  
  
「Dare you say that。」娜塔丽初还带着怒气，紧接着就换了温柔的语气说着：「不许有下次了哦。」  
( D0 i- C, Z& P( K) e  
好吧，至少我知道老卢克为什么走之前要发火了。  
  
几天之前，金陵一个滨江小区。  
  
「你便在这里寻死吧，我要去找救他们的证据去了。」木下璎平静的走了。  
$ Z' Y& E3 Y1 H. T  
宋晓菊呆滞的望着空荡荡的屋顶，心底五味杂陈，木下璎临走之前的话语在耳畔久久回荡，是啊，即便曾经和他们有一些过节，可是就算论到天荒地老，他们也是自己的父亲，母亲，哥哥，姐姐，这种血脉恩情是无论如何都理不清，斩不断的。\* v, ~1 B! D  F  
  
所谓哀莫大于心死，宋晓菊想到自己的处境，深感乏力。可是以现在的自己，无权无势，到底怎么做才能救到他们，到底该怎么做？  
  
宋晓菊什么都没有了，她能支配的，只有被吴茂才改造的近乎完美的肉体。  
  
「对了，吴茂才，我现在只能靠他了。他是经纬财团的董事长，人脉想必是非常广的，我去求他，哪怕是再被他作贱，我也认了，只要他能答应我在权贵里走动走动。」宋晓菊想到深夜，她知道现在去找吴茂才帮忙的后果，不过为了救出自己的家人，这些旁枝末节已不能再计较了。  
  
「或许，吴茂才心底还有我呢。」宋晓菊最心底的地方，始终保留着一丝最卑微的幻想。" y- y7 C0 u  N! b1 k8 ^  
7 Y/ b0 Y# V# M7 p6 l+ p  Y  x! I  
木下璎还是放心不下宋晓菊，她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第二天一早就再次返回了这里，可惜房间里早就空了，只有贴身影卫影子留下的纸条：「主家安全，沪埠再会。」  
  
「傻子，你这是在玩火。」木下璎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少有的发了火。  
  
「宋助理早，您终于来复工了，我还当您辞职不干了呢。」宋晓菊穿着女装大衣再一次回到了经纬财团，即便戴着墨镜口罩，依旧被同事轻易的认了出来，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低声提醒：「宋助理，您怎么不穿工服啊，这两天吴董心情可不太好。」\* Z. ~, S) n# g# W  L  
  
「没关系，我里面有备用的常服。」宋晓菊微微一笑：「对了，我看吴董办公室门开着，今天他已经过来了吗？」9 u! |' |7 M  p$ x3 O- A  
  
「早来了，你看这才几点，今儿晨会上可把我们骂惨了，事实证明，只有宋助理才能把这位爷给伺候好，我们啊都玩不转。」说话的人显然是意有所指。  
+ ~, [) a0 ~) W0 |  V  
宋晓菊自然知道那人的意思，只不过现在过来求吴茂才办事，这些闲言碎语本就是能预料到的，她压抑住了心底的不满，快步向吴茂才的办公室走去。7 d& D# C' Y$ s$ l$ ^8 Y2 s$ d5 Y  
/ h% t  ]- d/ E& g" P8 J  
「这个骚狐狸，怎么又来作妖了，哎哟喂，还不打紧的，我在里面备了常服。你知道她那常服备在哪里吗？」' N' B3 }7 O, k5 ^) P  
1 [1 V\* ^# }. c+ Q6 G; M: ]$ |+ n  
「哪儿啊？」  
  
「嗨，你不知道吧，吴董啊办公室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隔间，每天午休的时候，他两人就往里面钻，你说孤男寡女的，在小房间里面能干什么？骚狐狸，命好啊，能伴上董事长这根高枝。」  
  
「我去，真的吗？」  
# ]\* J' H\* Q3 F+ n: L1 `  B9 g( P  
「当然是真的了，咱之前的蒋总怎么没的，你再想想。这小妮子，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」: R. I8 G6 b+ W: B8 t1 |: N! l- r# Q/ S  
  
「嘘嘘嘘，你不要命了。」  
  
背后同事的议论分毫不差的传进了宋晓菊的耳朵里，几乎已把她描述成了一个靠美色上位的贱货，她真的想冲出去和他们理论，可是她最终还是忍了下来。反而在吴茂才开门之后，刻意的做了亲昵的动作，甚吴茂才以及同事们的错愕目光中挤进了他的的怀里，甚或在他脸上淡淡一吻，她使出浑身解数，装出骚浪模样进了总裁办公室。关门之前，还回过头来，带着挑衅的意味看着外面的众人一眼。) H- m- f( T$ e: k4 B  P5 ^1 b  
  
「你做什么？警告你不要这个样子。」吴茂才皱眉，刻意的举起双手，两人之间不免出现的淡淡的疏离感。他此时对宋晓菊这个烫手山芋是极为忌惮的，这个人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，宋家倒了不假，可是她在蒋总心里的地位也极高，这种情况下，主动和她划清关系才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做法。  
0 V. D# u# t! a6 y5 o; ?2 J  h1 c\* d7 B  
「吴董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我把自己送给你，只希望您能帮我做一件事情。」宋晓菊主动蹲了下来，轻车熟路的开始解吴茂才的腰带。9 k2 c% @. U8 `8 ~  
/ B" `- I, l2 ]  
「你走开，我人轻言微的，能帮上什么忙？应该是我求你帮忙才是。」吴茂才本想动脚，最后还是忍住，重重的一推，转身就回到自己座位坐下。  
# N. O( }4 w! @, S5 A  
「我求求你，帮我在权贵里走动走动，至少，至少帮我把怀孕的姐姐保出来。求你了。」宋晓菊被他推了一个趔趄，没有起身，反而四肢着地，乖巧的爬了过去，钻到大大的办公桌地下，期盼着抬起头：「吴董，求您了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」  
  
吴茂才此时终于犹豫了起来，拿着一支钢笔慢慢把玩着，思虑万千：「这婊子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来求我，以蒋先生对他的态度来看，这种走动的事情，他只需要和蒋先生提一嘴，事情不就办了么，他怎么会舍近求远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求我？这是完全说不通的事情。」3 I; M! \9 ~9 l( N7 z  
  
吴茂才翘起二郎腿，阻止了宋晓菊的进一步动作，看着桌下宋晓菊母狗一般的表情，一个念头闪过脑海：「莫不是之前蒋先生如此看中他，纯粹是因为宋家的关系？现在宋家倒了，这种关系自然就不存在了？不行，这只是推测，还是要让他亲口说出实情才行。」2 d9 V0 n% V5 I+ q8 ]  
: O# v, Q& Z4 D7 u4 W2 C0 y  
「臭婊子，回去了这些天，规矩都忘记了吗？」吴茂才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他要赌，赌办公桌下这个贱货当真蠢到如此地步，之前因为作贱他的事情已经被蒋先生警告过，同时蒋倩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但是现在这种状况，成功的话，就是把这个贱货永远收入囊中，如若真的把宋家人救出来，日后的好处自然少不了，可是如果失败，蒋先生那里怎么交代，蒋倩的事情在自己身上重演吗？可是如果是蒋先生设局，应该也不至于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- C6 e. r! H. p/ q1 K  
  
这是一场豪赌。  
# R/ {& ~/ s# T$ K( F  
「不，我没有忘记。」宋晓菊卑微着埋下了头，银牙亲启，她的口舌已经被训练到了如此灵活的程度，在不依靠双手辅助的情况下，腰带轻易的被解开了。. @" \_- N( X0 u/ q5 n$ y: j  
/ R& k1 ?0 J, s2 M\* N  
闻到男人独有的鸡巴味道，往昔的回忆涌入脑海，她贪婪的扯下了吴茂才的内裤，将滚烫绵软的鸡巴含了进去。得到了口水的浸润，鸡巴快速的充血勃起，她贪婪的吮着，如珍馐似美味。- E9 j- a" ~, ]# l8 V: m  
\* X4 J( ~3 [6 R. \_+ Z+ G  
「贱货，你怎么不去找蒋先生。」吴茂才享受着来自宋晓菊的服侍，尝试着问出了最重要的问题。  
  
「蒋先生？难道是财团的总裁，您是要介绍我给她认识吗？您已经在计划帮助我了吗？谢谢您。」宋晓菊听之大喜，在下面越发卖力的嘬弄起来。6 y- R1 ^( @' A% A; I  
  
「是吗，臭婊子，在你家的时候，那副装屄的样子呢，现在宋家倒了，你就想到我了，我直接答应你的话，未免就太掉价了吧。看什么看，继续。」吴茂才听之也是大喜，他赌对了，试问谁能拒绝一个自己送上门来的人妖婊子呢。  
  
「只要，只要您能帮忙走动走动，晓菊以后就是您的，任您处置。」宋晓菊在下面卑微着，顺从着，渴望着。